

## 袁克文史部善本藏书题识

李红英

笔者曾整理袁克文藏书题跋中的经部部分,刊布于《文献》2011年第4期、2012年第1期,现将其史部题跋整理公布于此。

### 一、平阳段子成蒙古中统本《史记》跋

《史记索隐》一百三十卷,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宋讳多缺笔,刊刻谨严,当即《天禄后目》载“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求到善本,募工刊行”之宋本。惟脱佚前无名氏序,为微憾耳。中统本即从此出,而谬误特甚。如《田敬仲世家》作《后齐世家》。其最显者游明本<sup>①</sup>,又出中统本,无栏侧耳题,校正则善于中统。今藏者多目为元本。虽以海源之博,尚不能辨之。此宋本,《天禄》而外从未见于著录,不得以摹印稍后而轻之。乙卯十月寒云。

现存宋元刻《史记》二家注、三家注本颇多,有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三行本、十四行本等。此平阳段子成蒙古中统本《史记》,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有书耳。弘、殷、匡、恒、贞、桓、慎等字缺末笔。正文之下附入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两部。一部为傅增湘藏本,曾为明末山阴祁氏旧藏,后为俞臣训所得。民国时入藏日照马官和(字惠阶)篋中。1931年3月傅增湘以千馀元从董廉之手中购得<sup>②</sup>。此本卷首有中统二年(1261)校理董浦序,其次为“补史记序”,下署“小司马氏”;次“史记集解序”,次“史记目录”,次行署“小司马氏撰并注”;再次“三皇本纪”。傅增湘曾以此本与杨氏海源阁藏本对照,认为“序文‘中统’上加‘皇元’二字,尤为翻刻之证”,明确指出杨氏藏本为明代翻刻本<sup>③</sup>。书中钤有“山阴祁氏藏书之章”、“旷翁手识”、“子孙世珍”、“澹生堂经籍记”、“春湖书斋”、“俞氏臣训”、“惠阶校阅”、“欣遇草堂之

①游明本,即明天顺年间游明刻本。其行款与中统本大同,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144-145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第145-146页。杨氏藏本参见《楹书隅录初编》卷二,《清人题跋丛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433页。

章”、“海曲马氏”、“生欢喜心”、“大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晋生心赏”、“忠谏继鉴”等藏记。每册首钤“沉叔审定”，册末钤“双鉴楼珍藏印”。

另一部即为此跋所系之袁克文旧藏，曾经万承风收藏，钤有“古瓦山房卂氏珍藏”。书中诸页多钤有“杏花春雨江南”六字篆文朱印。其所钤位置表里不定，以靠近左右边栏为多，疑为当时制纸家印记<sup>①</sup>。1915年8月，袁克文购自天津王氏书估<sup>②</sup>。袁氏晚年书散，为张元济收入涵芬楼<sup>③</sup>。书中钤有“袁抱存”、“莲华精舍”、“寒云秘笈珍藏之印”；“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涵芬楼藏”诸印鉴。袁克文旧藏本卷首与傅藏本有所不同：卷首缺董浦序和“史记集解序”，“三皇本纪”在“史记目录”之前。袁克文仅在《天禄琳琅书目》看到董浦序的支言片语，不审段子成本即中统本，误认段子成中统本为中统本，与段子成本为两种，故题跋如是。对于袁氏此跋，张元济颇为不满，故于书中天头题记云“中统本即段子成所刊。全是呓语，应毁去”。

袁克文旧藏本有错版之处，如版心镌“帝纪二”第三页、“史记二”第四、五页，装入第一卷，而版心刻“史记一”的第三、四页则误为“夏本纪第二”第三、四两页。

中华再造善本以袁克文旧藏本为底本，卷首补入傅藏本之董浦序和“史记集解序”，“补史记序”和“三皇本纪”袁本有残缺，也据傅本配补。因此，若据再造本研究中统本《史记》的递藏源流，则易引起误会。

## 二、宋刻百衲本《史记》跋

余耳百衲《史记》久矣。曾求之而未获。后为甸斋丈以重金购去。丈屡允示观，辄以他故，未能一睹。丈拜督办之命，移节汉上。京邸忽传火警，仅将藏书一室焚去。余每叹此书已不在人间矣。今夏五弟自英归，承上命，与托活洛氏联姻娅谊。检视回篋，忽惊覩此书，喜极欲狂，展读数四。今过叠翠楼，又览一过，爰记数言，五弟其善宝之。甲寅腊月十七夜克文。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予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也。今此本乃集诸宋板，共成一书，大小长短，各种咸备。李沔公取桐丝之精者杂缀为一琴，谓之‘百衲’，予亦戏名此为‘百衲本《史记》’，以发同人一笑焉。”“百衲本”之见于藏书家，以此为最早。其后，百衲《史记》之名流播于书林，另有汲古阁之“百衲锦”，“大兴朱笥河家有之，刘燕庭家亦有之”<sup>④</sup>。而今钱、毛、朱三家之书不可得，存世者仅两部：

①《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1页。

②《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5-146页。

③《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第450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其一,傅增湘所藏百衲本《史记》,集宋元六种版刻而成,即淮南转运司大字本、宋黄善夫刊本、蒙古中统本、元彭寅翁本、元大德九路本、南监本六种<sup>①</sup>。此百衲本《史记》旧为宋荦所藏,书中钤有“商丘宋荦收藏善本”、“纬萧草堂藏书记”二印。黄善夫配本中另钤有“许氏德华”、“横塘后裔”、“悦菴”三印。

其二,刘喜海旧藏百衲本《史记》,即此曾令袁克文魂牵梦绕之本。由十四行本、十行本、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东塾刻本、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刻淳熙八年(1181)耿秉重修本四种宋刻本配成,均为白口,左右双边。其卷首“史记集解序”末次行连接正文,卷端题“五帝本纪第一”,次行题“史记一”,并未另起一页。天头、地脚有朱笔校语。书中有朱笔圈点。其中“秦楚之际月表第四·史记十六”、“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史记十七”等卷末镌“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真梓于东塾”双行牌记。

这几种本子“皆南、北宋刻,且为罕觐之本,至足宝也”<sup>②</sup>,素来为藏书家所仰慕。此书明代曾是孙育、毛氏汲古阁旧藏;清代又经季振宜、徐乾学递藏。后为山东诸城刘喜海珍藏。光绪初年,刘氏藏书归入姚觞元咫进斋。1907年,端方督两江时,斥巨资购进姚氏藏书,储存在清凉山下江南书库,同时将此宋刻百衲本纳入私篋。贵池刘世珩玉海堂曾从端方处借出此宋刻百衲本,影写付梓,流传于世。1909年底,邓邦述有幸于端方府邸目睹此书,赞叹不已,手书跋语,以识眼福:

刘燕庭所藏百衲本《史记》,焜耀一世。今得见于匊斋尚书京邸,顿慰数年来佞宋之怀,为之欢喜叹赏。今年自鸡林来鞏下,一无所见。然获观尚书鸿宝甚多,此册尤叹观止。他日冰雪途中,梦寐犹当绕百回也。册中以小字本为最多,亦为最精。其结体绝似欧、虞,有元以后,无此工矣。宣统己酉十二月东坡生日邓邦述谨记。

袁克文对此书亦心仪已久,并颇费心思,多方搜寻,然一直都未能如愿。当端方得知袁克文对此宋刻百衲本《史记》的倾心之后,曾数次应允将此书借给袁克文展读。也许是机缘未到,直至端方藏书室焚毁,袁克文亦无缘寓目。为此,袁克文常常叹息此书已不在人间。

时至1914年夏,端方家与袁家联姻,将女儿嫁给袁克文的五弟袁克权。宋刻百衲本《史记》曾是这位托洛氏女公子的心爱之物,陪伴她一同嫁到袁家,并将此书赠与其夫袁克权。这样,袁克文才得以在袁克权处奇遇此书。无意之间,邂逅曾让自己辗转反侧的珍宝,令袁克文欣喜欲狂,展读数次。是年腊月,袁克文再次展卷赏玩,手书跋语,记下与此书之因缘。

袁克文对这部宋刻百衲本《史记》的情结,绵延近十年。其对古籍善本的痴迷从中可见一斑。同时亦可说明早在1907年以前,袁克文已经开始留心收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第65-69页。《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第151-152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第68页。

藏古籍善本了。

此书从袁家散出后,又经张氏古照堂、周叔弢等人收藏。建国后,周氏将此书捐献给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 三、题宋黄善夫刻本《后汉书》残卷诗

范书百一认模糊,敬室刘黄总未殊。

不似福唐称景祐,元明而后尚传摹。

乙卯九月寒云。(下钤“抱存小印”朱文方印)

诗中“范书百一认模糊”之“范书”即指范晔《后汉书》。宋刻两《汉书》存世刊本有蔡琪、刘元起、黄善夫三本。其中刘、黄两本行款相同,字体纸墨亦极其近似。据考,黄、刘两本原是一书版。刘元起曾协助黄善夫校订《汉书》。之后,刘元起得到黄善夫书版,改刻牌记、书跋,重印行世<sup>①</sup>。故书中李盛铎跋云:“此本既为十行,则非刘即黄,因可断定也”。袁诗亦云“敬室刘黄总未殊”。

袁诗又云“不似福唐称景祐”,“福唐”、“景祐”即指福唐本、景祐本《后汉书》。宋福唐郡曾刊刻两《汉书》<sup>②</sup>,其底本源自景祐监本,故二者甚为相似<sup>③</sup>。

此本现题为宋黄善夫刻本,半页十行,行十八至二十字不等,小字双行二十四字,细黑口,四周双边,有书耳。仅存卷五十六、卷八十二下,计二卷。黄绫书衣,上有袁克文墨笔题签“后汉书残本”隶书大字,次行低一字小字题“卷八十二下方术传第七十二下。宋刊宋印本,乙卯八月寒云”。卷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1915年9月袁克文购得此书<sup>④</sup>。书中钤“寒云鉴赏之鈐”、“寒云秘笈珍藏之印”、“佞宋”、“韶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后百宋一廛”、“与身俱存亡”等印鉴。袁克文晚年,由于经济窘迫,将部分旧藏善本转让给南海潘宗周宝礼堂<sup>⑤</sup>,此本即在其中。

袁克文另藏有宋黄善夫刻《史记》残本,即《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卷三十《平准书》、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此本为日本妙觉寺旧藏,后经伊执梅雪、浅野源氏万卷楼、岛田氏双桂书楼收藏。清末,湖北田吴炤购自日本。后散入书坊,为琉璃厂正文斋书贾谭锡庆所收。张元济购得六十馀卷,袁克文仅

①张丽娟、程有庆:《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宋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81页。

②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六著录宋福唐刊明修本《汉书》,《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中华书局,1990年,第465-466页。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八著录张氏旧藏两《汉书》均为福唐本,《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四》,中华书局,1990年,第345、346页。

③《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校史随笔》,第35-43页。

④《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48-149页。

⑤《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204-205页。



得此残卷。1915年9月,袁克文将《史记·河渠书》赠与傅增湘,傅增湘以南宋绍熙四年(1193)吴炎刊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卷五回赠<sup>①</sup>。易书之事,《寒云日记·乙卯日记(1915)》亦有记载<sup>②</sup>:

(九月二十八日)沅叔赠宋刊《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残本,存卷第五。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注双行字同。……

(十月初十日)得宋黄善夫刊《史记》残本,存卷二十九、三十、及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摹印精绝,为日本妙觉寺、伊执梅雪、浅野源氏、岛田氏双桂楼藏本。以《河渠书》一卷与沅叔易得宋鹭洲书院本《汉书·景十三王传》一卷,半叶八行,行十六字,首缺一叶半。

《寒云日记》记载与《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记略有不同。疑是傅增湘在以《汉书·景十三王传》与袁克文易得《河渠书》之外,又“别以绍熙四年吴炎刊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一卷报之”。前辈谦恭随和,可见一斑。

之后,《汉书·景十三王传》、《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与《平准书》、《刺客列传》一同入藏潘宗周宝礼堂<sup>③</sup>。建国后,各家将其旧藏捐献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诸书又得以相逢、璧合,可谓成就一段书林佳话。

#### 四、清影宋抄两《汉书》跋

《前汉书》帝纪十二卷,志八卷;《后汉书》帝纪九卷,后纪一卷,志三十卷。汲古阁假绛云楼所储景祐本影写,即所谓“挥泪对官娥”者。原本自天禄散出,已不知所归矣。虽卢贻之与中郎,亦不过下真迹一等耳。予藏毛抄,并此十品,俱无此之精且巨者,况出自北宋,复独此焉。通体虽无毛氏印记,得子晋手跋,价益增重,且可为此书证也。此书乃翁氏后人持至沪市求估,为钱抱器师所见,亟驰函告予。因遣使携金赴沪,取来披阅一过,头目俱爽。时洪宪元年一月六日皇二子。(下钤“皇二子”、“寒云”二枚朱文小方印。)

此书通体精尺如一,决非书胥所能为。审毛跋语意,必为毛氏手自缮写,故非其他毛抄所可企及。四年前,傅沅叔即予述此书之佳,且谓展转求之,不可获。问所给值,已二千金矣。今予以三千圆得之,予辈之痴狂,当有以对子晋之苦心也。丙辰四月既望寒云。(下钤“云合楼”朱文长方印。)

目前所知袁克文旧藏毛氏影宋抄有《汉上易传》十一卷;《可斋杂稿词》四卷《续稿》三卷;《焦氏易林注》十六卷;《古文苑》九卷;《圣宋高僧诗选》五卷;《酒边词》一卷;《闲斋琴趣》六卷;《汉书·帝纪》十二卷《志》十卷、《后汉书·帝纪》十卷《志》三十卷;《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三卷等,或即其跋中所言“毛抄十品”。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第146页。

②《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51页。

③《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203、303-304、201页。

此毛氏汲古阁影宋抄两《汉书》，其底本即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旧藏赵文敏公家藏两《汉书》。钱谦益曾以千金购得赵孟頫旧藏宋刻两《汉书》，并誉之为宋槧之冠，藏弃二十余年。1643年，钱谦益为柳如是修绛云楼，因囊中羞涩，迫不得已把自己珍爱的宋版两《汉书》售于谢三宾<sup>①</sup>，自叹“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鬻书之日，钱谦益殊难释怀，其凄凉景象，钱氏自喻为“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sup>②</sup>。当年柳如是与谢三宾断交，转而嫁给钱谦益。如今钱谦益为了柳如是而将宋刻两《汉书》割爱相让。陈寅恪先生说：“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槧两《汉书》，一为河东君”<sup>③</sup>，“象三虽与牧斋争娶河东君失败，但牧斋为筑金屋以贮阿云之故，终不得不忍痛割其所爱之珍本，鬻于象三。由是而言，象三亦借此聊以快意自解，而天下尤物之不可得兼，于此益信。蒙叟一生学佛，当更有所感悟矣。”<sup>④</sup>谢氏之后，宋版两《汉书》又为新乡张缙彦所得<sup>⑤</sup>。后入藏清宫天禄琳琅，毁于嘉庆二年（1797）武英殿火灾<sup>⑥</sup>。

袁克文误认赵文敏公旧藏两《汉书》为景祐本。然据《天禄琳琅书目·宋版史部》著录，此书首叶牒文中，“慎”字缺末笔，系避宋孝宗名讳。又，凡遇“完”字皆缺末笔，系钦宗嫌名<sup>⑦</sup>。故此本当是南宋时重刻，并非熙宁旧本。

所幸两书有影抄本流传后世。1641年，毛晋借得钱谦益宋刻前后《汉书》缮写。当时缮写仅及《纪》、《志》，尚未及《列传》。故此影抄本《汉书》仅有《帝纪》十二卷，《志》八卷，计二十卷。半页十行，行十八或十九字，小注双行，行二十七、二十八字不等。《后汉书》仅有《帝纪》、《后纪》十卷，《志注补》三十卷，计四十卷。半页十行，行十九字，注文双行，行二十九、三十字不等。书中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犹见古书旧貌。此本“與服志下第三十后汉书三十”末有毛晋（1649）手书墨笔跋语云：

辛巳余借牧翁宋本缮写，凡二周，而未及列传。后其本为四明谢象三携去，遂不克全。迄今几十年矣。偶翻阅旧帙，因为誌其始末，若此后之观

①谢三宾，字象三，号寒翁，鄞（今浙江宁波）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永嘉县令。崇祯时，官至太仆寺卿。钱谦益门生，明亡降清。

②钱谦益：《绛云楼题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

③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16页。

④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406页。

⑤张缙彦（1599-1670），字濂源，号坦公，又号外方子，别号大隐。据《明清进士题名碑》、《清史列传》，张缙彦为河南新乡人，人称“张新乡”。明朝天启元年（1621）乡试中举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清涧知县，累官兵部尚书。

⑥《天禄琳琅书目·宋版史部》卷二著录，并录钱谦益跋文、乾隆御题等。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著名之宝”，嘉庆二年武英殿灾，《天禄琳琅书目》所载之书同归一炬，赵文敏之两《汉书》亦在其中。

⑦《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25页。

者，慎弗视为残编断简，而叨谅余之苦心也。己丑仲夏望日毛子晋记。

毛氏之后，此影抄本散入书坊。清乾隆年间，归大兴朱氏，书中有道光三年（1823）朱锡庚题识，记下了与之相关的故事：

右影宋槧抄本前后《汉书》，二十帙。前汉《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列传》七十卷，合百卷，今本作百二十卷。汉班孟坚撰八《表》、十《志》，未竟而卒，其妹昭续成之。后汉《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八《志》三十卷，乃汉末司马绍统之作，后人取以附合之，并为百二十卷。是卷为明毛子晋从宋槧本影写，格式大小，一如其旧。而字体道劲，笔画嶙然，与精槧无别。但有《纪》《志》，而无《列传》，盖当时假抄匪易，未克录完。卷末有子晋跋尾，可按而知也。然史家最重《志》《表》，《志》以纪一代典章制度，《表》以著职官谱系之源委，与《纪传》相为表里。矧《汉志》近古，其沿革损益，犹可考见三代之遗法。故郑康成、千宝诸儒，每引以注经，实有可辅经而行，尤在所不可阙者矣。相传《史》《汉》宋槧者，天禄石渠未闻著录，盖在前明秘阁所存，外间既不得而窥，剥蚀断烂，在所难免。民间间有旧本，多归虞山钱氏。自绛云一炬，尽化云烟矣。此本亦自钱氏写出，足称连城无价，岂得云赵璧未完耶？乾隆己丑、庚寅之间，先大夫偶于书肆衍庆堂韦甲见之，索价甚昂，力不能购，辗转不舍于怀，迟日往视，则已售矣。先大夫诤曰：“是特残本耳，何期有人鉴别及此？”询其人，则一外吏也。询其直，则三百金也。因咄嗟久之，以为风尘中尚有斯人哉。岁甲午先叔父文正公自山西布政使改官学士还朝。一日，行篋中检得是编，以独少《列传》为憾。先大夫闻之曰：“得无毛氏影宋槧者耶？”曰：“然。何以知之？”乃告其故。因问往日买书者为谁。盖太原守某卓异来都，方念举主，不名一钱，归而无以为贄，闻是书曾见赏于先大夫，知必投合，故不暇论价，携之而去，且逆知书籍非苞苴比，必无嫌也。文正公言讫，既而大笑，曰：“吾堕其术矣。今愿为兄寿，物聚所好，不更养吾廉乎？”计藏于余家五十载，于兹回忆曩昔，趋庭侧听，历历在耳。爱识于是，亦一时佳话，后之览者，体此一段因缘，宜为是书增价十倍矣。

跋中述及朱家几代人与此书的因缘。朱氏衰落，此书流入厂肆。道光二十四年（1844），常熟翁同书以白银一百两购得此书，并手书跋语云：

汲古阁影写《汉书》，旧藏大兴朱孝廉锡庚家，见桂未谷《札朴》。孝廉跋其卷尾，叙得书始末甚详。朱氏衰落，鬻此书于市上，索直甚昂。予以其为汲古旧物，且曾属笥河、石君两先生，当为是书增重。昔支硎山人跋《广雅》云：“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弗校。”予深韪其言，乃糜白金五缗易之。考毛子晋跋称：是本写于辛巳，盖明崇祯之十四年，跋于己丑，则我朝顺治六年也。朱跋所称己丑、庚寅为乾隆三十四、五年。按《朱文正公年谱》，以乾隆三十四年迁山西布政使，三十九年，按察使黄检奏公终日读书，于地方事无整顿，明年入都，授侍讲学士。由今上溯，距朱氏得书之始，已七十餘

年。上距写书之日且二百餘年，而仍归吾邑，若有神物护持之者。吾子孙其世宝之。道光二十有四年，岁在甲辰二月廿二日常熟翁同书跋。

民国初年，翁氏后人在上海出售此书，为袁克文之师钱葆奇所见，并函告袁克文。1916年初，钱葆奇以重金从上海为袁克文购得此书<sup>①</sup>。袁克文晚年窘迫，卖书度日，此毛抄两《汉书》转让南海潘宗周宝礼堂。

袁克文晚年书散。傅增湘曾通过罗振常商量购藏此毛抄两《汉书》而未果。后为捐客白坚所得，亦欲转让傅增湘。然终因索价过高，使得傅氏与其失之交臂<sup>②</sup>。今书中钤有“朱印锡庚”、“锡庚阅目”、“笥河府君遗藏书记”、“大兴朱氏竹君藏书记”、“少河”、“东卿过眼”、“叶印志诂”、“三琴趣斋珍藏”、“皇二子”、“三琴趣斋”、“寒云”、“佞宋”、“双玉龕”、“后百宋一廛”、“流水音”、“梅真借观”、“梅真”、“刘姆”、“怀辛主人”、“怀辛斋”、“博明经眼”、“中华国宝人珍宝之”、“博”、“明”等诸印记。1965年，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将此书拨交入藏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

## 五、宋元旧本《隋书》跋

《隋书·刑法志》一卷，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左栏外标注篇名，与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刊《列传》三卷同，确是书林之星凤。旧有宋九行本《隋书》全帙，间有补板刊印。既无此残本之精，而卷首标题亦异。此本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与古本合。九行本首列《隋书》若干卷，次行题“监修国史赵国公长孙无忌等撰”，且与此称臣、称奉敕撰者又不同；三行书小标题，四行书篇名，是已失原来面目，不若此犹存旧观。虽零缣断素，何伤其为宝也。寒云。（下钤“袁克文”朱白文方印。）

卷中缺讳谨严，如弘、玄、恒、徵、懋、敦诸字，其遇讳不缺者，则殊无几。

乙卯十一月初四日寒云又记。（下钤“寒云”白文小方印、“袁二”朱文小方印。）

《隋书》现存主要有宋刻十行本、宋刻十四行小字本、元刻九行本、元刻十行本。袁克文旧藏残卷即宋刻十行本，半页十行，行十九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有耳。现存卷二十四、二十五，卷八十三至八十五，计五卷，两册。

1915年11月，袁克文先得到宋刊十行本《隋书·刑法志》一卷，精印原装，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胜于其之前所见九行本。1916年元月，又得宋刊《隋书·食货志》一卷，与之前所得《刑法志》本为一册，原书衣尚存，题曰“《隋书》卷十九之二十食货刑法志”<sup>③</sup>，当为书估拆裂。此两卷即现存宋刻十行本《隋书》第一册<sup>④</sup>，后人藏潘宗周宝礼堂<sup>⑤</sup>。

①《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第155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第163-166页。

③《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53、156页。

④袁克文另撰有此书提要，详见《宋版书考录·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第129-130页。

⑤《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207页。

其第二册之卷八十三至八十五,为常熟瞿氏旧藏,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八著录云:

原书八十五卷,仅存第八十三至末卷。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左线外有篇名,后有无名氏志序及天圣二年勅。其字文化及传云:“智及素狂勃”,不同他本,作“狂悖”。唐时“悖”皆作“勃”,《韩昌黎集》中亦然。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一八《正史类一》著录有宋刊配元覆本,云:“十行十九字。左线外有篇名。敬、慎、贞、恒、桓、构皆缺避,南宋时官刊本也。”疑与此书同版。

今书中钤有“皕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三琴趣斋”、“梅真”、“刘姊”、“寒云”、“皇二子”、“双玉龕”、“流水音”、“侍儿文云掌记”、“佞宋”、“三琴趣斋珍藏”、“梅真侍观”、“寒云秘笈珍藏之印”、“后百宋一廛”、“寒云鉴赏之鈐”、“与身俱存亡”等印鉴。

袁跋中所云“旧有宋九行本《隋书》全帙”,实即元至顺三年(1332)瑞州路儒学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边,有耳。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有此书同版<sup>①</sup>,卷首有周似周序,卷末有北宋天圣二年付雕文书,书中宋讳阙笔,当是依宋版付梓刊行,故袁克文误为宋版。卷首周序云:

十七史之书,缺一不可。曩予录庐陵乡校,有《史记》、《东汉书》,而无《西汉》,及长鹭洲书院,则有《西汉》一书而已。尝叹安得江西学院所刊经史,会为全书。今教瑞学,有《通鉴全文》,又在十七史外。至顺壬申夏,府奉省宪,命修儒学。提举高承事言:“十七史书善本绝少,江西书院惟吉安有《史记》、东西《汉书》,赣学有《三国志》,临江路学有《唐书》,抚学《五代史》。徐缺《晋书》、《南史》、《北史》、《隋书》。若今龙兴路学刊《晋书》,建昌路学刊《南北史》,瑞州路学刊《隋书》”。便如其请,俾行之毋怠。

知元至顺三年之前,江西吉安书院有《史记》、两《汉书》,赣学有《三国志》,临江路学有《唐书》,抚学有《五代史》,而瑞州路学则刊刻《隋书》,是即至顺三年瑞州路儒学本。袁克文旧藏本卷首周序脱,其卷二十配元大德饶州路儒学刻明修本。书中袁克文跋(图见封二)云:

九行本《隋书》,惟《四库简明目录》批注本有之,且谓左线外有篇名,后有无名氏及天圣二年云云两行,有明补之本云。此书左栏有耳,并有补板,当即《简明目录》所谓之宋刊,惟卷尾已残,故序及题已并失之。乙卯六月二十三日灯下寒云记。(下钤“惟庚寅吾以降”朱文方印)

是书于国变后出满族故家,分售数处。余戚某蒐得之,不知其可贵,忽视之,旋为书估逛去。持一册示余,立索巨值。虽遽还之,而梦寐不能忘也。

①《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八著录云:“题‘特进臣魏徵上’。《志》三十卷,题‘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元至顺间瑞州路学刻本,与宋本式无异,校讎无讹,元刻中之善者。”(《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第123页)

展转经五阅月,始以四百圆易之。木师复赠十行本《天文志中》一卷,补其缺,喜可知已。同日又记。(下钤“克文”朱文方印)

此书为明苏州顾闻、徐应聘旧藏,清代为马玉堂(笏斋)所收,书中钤有“顾行之印”、“吴江徐氏记事”、“徐伯衡父”、“笏斋”、“马印玉堂”、“汉唐斋”等印记。1915年4月为袁克文所得<sup>①</sup>。其中《天文志中》原缺,后袁克文以其师李盛铎所赠元刊十行本补齐。袁克文晚年,此书转让潘宗周宝礼堂<sup>②</sup>。1951年,潘氏后人潘世兹将宝礼堂藏书捐赠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民国间,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善本亦陆续入藏北平图书馆,宋九行本《隋书》全帙及两家宋刻十行本《隋书》残卷在国家图书馆成就延津之合,可谓书林佳话。

## 六、宋刊《水经注》残本跋

郦道元注《水经》残本,存卷十六至十九,又卷三十九、四十,凡六卷,首尾完者四卷。此书自明以降,考订校勘,皆出自陆孟凫、柳大中影抄宋刻本,若宋刻则无闻焉。此残本出清内阁库中,实希世之秘籍。字画整健,当出北宋。卷中如桓、构诸字皆有剔痕,决非刻时缺避,盖南宋时所摹印也。陆抄后有宋刻跋云:“《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学官,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家,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比旧本凡益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幅小大、次序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记。”钱遵王所见即此抄本,且以后人无翻雕者为惜。观此,则此残本即元祐刻本无疑,信人间之鸿宝也。丙辰三月十八夜记于玉泉山下,寒云。

宋刻《水经注》世所罕见。入清以来,诸家藏书目录皆未见宋刻著录,诸家所见,如钱曾云陆孟凫有影钞宋本,黄丕烈云顾抱冲得影宋本,全谢山言柳大中有手钞宋本,皆未曾亲眼目睹宋刻原本。陆心源所藏冯舒(字己苍)校本,云先以柳大中影宋本校,又以谢耳伯所见宋本增改<sup>③</sup>,然亦未详述宋本之款式以及为何人所藏<sup>④</sup>。另如明代嘉靖黄省曾刻本,万历李长庚刻本,自序均未提及宋本,卷中所称宋本者,多为摹写影宋本。即便是杨守敬撰《水经注疏》,研治《水经注》四十年,广搜诸本,亦以未见宋刻原本为平生憾事<sup>⑤</sup>。

今传世刻本有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万历十三年(1585)吴琯刻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长庚刻朱谋玮笺注本,世人以吴本为最佳。傅增湘曾以诸本取校宋刻,认为各家所见之影宋本与此宋刻本皆非同一源<sup>⑥</sup>。

①《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37页。

②《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宝礼堂宋本书录》上册,第206页。

③《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357-358、597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第235页。

⑤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35-238、1027-1029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第236-237页。



此宋刻残本《水经注》，今题四十卷，然《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潏沔水、洛水、泾水，皆未见于今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今书仍作四十卷，盖宋人重刊，分析以足原数也。”<sup>①</sup>此本现存十二卷，卷五至卷八、卷十六至卷十九、卷三十四、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或二十一、二字，注低一格，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为宋南渡后绍兴间刻本。书中张宗祥跋云：“吴琯刻出自元祐，此为绍兴本。证在十八卷，与吴刻不同。”袁克文则据钱曾《读书敏求记》定为北宋元祐刻本。然根据此本的字体、雕工等，傅增湘认为“不类蜀中风气，其言未可深信。且详审其结体整严而气息朴厚，要是南渡初浙杭所开，则张君闾声谓为绍兴本者庶几近之矣”<sup>②</sup>。书中有讳字如殷、郭、敬、沟、恒、匡、垣、玄等缺末笔，恒、构二字有避有不避，当为南渡之初刊刻。此书旧藏清宫内阁大库，清末曹元忠、刘启瑞等人奉命整理内阁大库时，偶得此书，携入私篋。后曹氏书散，1916年3月，袁克文以重金购得卷十六至十九、卷三十九、四十，计六卷<sup>③</sup>。其后又悉数归入傅增湘篋中。傅增湘又于宝应刘启瑞处得到数卷，二者合璧，成此十二卷<sup>④</sup>。建国后，傅氏旧藏捐献国家，今藏国家图书馆。

关于《水经注》，近代学术史上有一桩“戴袭赵”公案，即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一案，纷扰了几代人，持续至今。杨应芹通过对《水地记初稿》、《水经考次》（即《水经》）与殿本《水经注》案校的比勘考证，确定《水地记初稿》是戴震早年研究《水经注》的见证；以济、淮二水为例，将武英殿戴本、四库赵本与《水地记初稿》的引文进行了统计对比，发现戴本的校改与赵本相同之处，十之七八是他早年校勘的成绩，戴氏晚年的校改与赵氏同者仅为十之二三而已。因此，戴赵相同之处，应为郾学史上闭户暗合的佳话，而不是什么相袭的“证据”<sup>⑤</sup>。

傅增湘曾比勘此宋刻残本与《永乐大典》本，为戴震鸣冤。傅氏认为此宋刻残本即纂修《永乐大典》时的抄录底本，而“昔张石洲为全、赵平议《水经》事，于戴东原大肆訾警，谓《提要》所言脱简有自数十字至四百餘字者，此《永乐大典》本绝无之事。今《永乐大典》原本既出，其事已可大明，而四百餘字之原文宋刻，又适存于余篋，行当影摹传世，用以执石洲之口，为东原雪此沉冤，斯亦学林中一快举也。”<sup>⑥</sup>从这桩学术公案的前后经过，可见《水经注》宋刻残本虽只区区数卷，已是难能可贵，洵属珍贵。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610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第237页。

③《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附录·寒云日记》，第162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第234-238页。《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第376-377页。

⑤杨应芹：《戴震与〈水经注〉》，《江淮论坛》1995年第3期，第60-69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第234-238、1028页。



## 七、宋刻递修本《輿地广记》跋

《輿地广记》残帙二十一卷，即《延令书目》所记。审其板式，当刊于北宋，至嘉泰、淳祐重经修补。凡板心无纪年而字画稍近漫漶者，皆为原刊。此本既出北宋，必欧阳氏原本无疑。宋刊尚有一本，即竹垞所藏。菟翁据以覆刊，板皆双阑，当出南宋。而菟翁谓是原刻，胜于重修本。不知重修者以原刻重修，而彼所据，实重刻本也。丙辰三月寒云。（下钤“克文之鉢”白文朱文方印）

袁跋中述及《輿地广记》宋刊二部。一部为朱彝尊所藏，并据文渊阁藏本抄配卷一、二。《曝书亭集》有《宋本輿地广记跋》。卷端题“輿地广记卷第一”，末有“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一行，知文渊阁本源自重修本。清嘉庆四年（1799）乍浦韩维镛收得此书。嘉庆十二年，韩氏携此书在京求售，黄丕烈与此书擦肩而过，并感叹造物不作美<sup>①</sup>。至1808年，苏州书商陶蕴辉以一百二十金为黄丕烈购得，黄丕烈展卷赏玩，始得以之与周锡瓚藏影宋抄本、顾抱冲藏宋刻覆本等诸本对勘。黄氏书散，此本又经汪士钟艺芸书舍、杨氏海源阁收藏，民国时为东莱刘占洪所得。书中钤有“竹垞真赏”、“菟圃”、“黄丕烈”、“百宋一廬”、“閩源真赏”、“汪印士钟”、“海源阁”、“东郡杨绍合字彦合藏书之印”、“彦合珍玩”、“杨绍和读过”、“以增私印”、“协卿珍赏”、“关西节度系关西”、“宋存书室”、“杨东樵读过”、“东莱刘占洪字少山藏书之印”等印鉴。建国后，刘占洪捐赠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另一部即此袁克文旧藏本。先为季振宜收藏，季氏《延令宋板书目》著录。是本现存二十一卷，卷十八至三十八。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或镌“己卯刊补”，或“庚戌刊”。卷十八、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五等卷末有“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卷十九后有“嘉泰甲子郡守谯令宪重修，淳祐庚戌郡守朱申重修”二行。故其版本今著录为宋九江郡斋嘉泰四年（1209）刻、淳祐十年（1249）递修本。其中，卷二十二至三十八前后所题卷次俱经剗改重填。季氏书散，此书为华阳桥顾听玉所得，后又经黄丕烈、顾广圻（千里）、汪士钟、瑞诰、莫友芝、丁日昌、方尔谦等名家经眼、递藏。袁克文之师方尔谦得此书后，贮津门小楼，戏曰“一宋一廬”<sup>②</sup>。1915年3月方尔谦“以千金为质”<sup>③</sup>，将此书转让袁克文。袁氏晚年，将此书转让潘宗周宝礼堂<sup>④</sup>。建国后，潘氏后人潘世兹捐献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据黄丕烈考证，朱彝尊藏本为原刻，未经重修，早于顾氏藏本（季藏本后归顾氏）。朱氏藏本缺两卷，朱氏据文渊阁本抄补，而文渊阁本出自重修本；周锡

①《菟圃藏书题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一，第1026页。

③据书中方尔谦跋。

④《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236-239页。

瓚抄本则源自朱本<sup>①</sup>。黄丕烈曾以二宋本合一，付梓影刻行世，嘉惠学林<sup>②</sup>。

除上述两部宋刻外，宋本《舆地广记》还有第三部，即清代内阁大库藏书。此本鲜为人所知，故而当时人如李盛铎、袁克文等均不知晓。清末，宝应刘启瑞奉命清查内阁大库陈年旧档，检得此书，纳入私篋。1920年，此本归入傅增湘双鉴楼<sup>③</sup>。后又为张乃熊所得，卷十一、卷三十一末均有其子张齐七所题跋语。今藏国家图书馆。傅增湘曾以其旧藏之本与士礼居刻本对校，知季振宜旧藏之本与自己所藏实为同一版本。季本刷印较傅本早，然其天头地脚已被裁去改装。而傅本则是蝶装二册，开本宏阔，犹存宋本原貌<sup>④</sup>。

## 八、元刊《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跋

《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即《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载宋板《东京梦华录》一本，字画古隽，确为宋刻。惟印本迟后，而宽帘麻楮，亦必出于元季。黄荛翁所藏元本，即自此覆刊。此原刊小黑口，下有刻工姓名；覆刊大黑口，无刻工姓名，后归丽宋楼，其《藏书志》已详言之。沅叔亦藏一本，与丽宋所收正同，字体荒率，确为元明间覆刊，精尺去此远甚。或有因此本摹印不佳而疑为元刊者，是未能详审此本刻画。况以毛氏鉴别之精，“宋本”小印决不轻钤。既证以“宋本”小印，又考诸书目所定，可断然矣。今夏间某故家持此书付文友堂重装，并求价而沽。沅叔、受经皆见之。以价昂不能立得。章五睹其首叶，亟归述于予。比持重值往购，已为原主收回矣，遂废然而罢。旋闻为蒋某购去，益增怅恨。今阅五月，久已置之。忽书估韩佐泉持来，谓自蒋某处诱出，知予之缱绻也。随以七百圆偿之，喜其终属予也。（下钤“抱存欢喜”朱文方印。）

“幽兰居士”即孟元老别号。孟元老生于北宋末年，原名孟鉞，曾任开封府仪曹。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繁盛，著成《东京梦华录》十卷。书中涉及都城、坊市、岁时宴赏，以及当时典礼、仪卫等，可与史书互证。据卷首抄配《梦华录序》，知其自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随先人来到东京汴梁，长大成人。他在东京生活了二十多年，耳闻目睹了京城的风土人情。至靖康二年（1127）南渡避祸，已是暮年。回想昔日京都的繁华，与其“避地江左”相较，惟有“怅恨”。有感于后生不知曩昔情景，孟元老掇拾旧闻，于绍兴十七年（1147）撰成此书。

孟元老在世时此书尚未刊刻。四十年后方由赵师侠梓行于世。此书卷末赵师侠刻书跋云：“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

①《蕘圃藏书题识》，第151-155页。

②详见此书李盛铎1916年跋。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一，第1026页。

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四，第195-196页。《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第322-324页。

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货物,民俗风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后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则西北寓客绝谈矣。因侵木以广之,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起风景不殊之叹。淳熙丁未十月朔旦,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此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赵师侠刻本,疑是此书之最初刻本。

今此书宋刻早已失传,仅能从昔人的著录中寻觅其蛛丝马迹。黄丕烈曾获见吴翌凤家藏校宋本,知宋刻本当为八行十六字<sup>①</sup>。而此元刻《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当是现存最早刻本,其行款与宋本大不相同,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有抄补。版心上鱼尾之下记“梦华录卷几”,下鱼尾之上记页次。版心下记刻工,如良、吴明、元、娄、姚宏、魏等人。书衣有袁克文篆书题签二行“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汲古阁旧藏秘本。乙卯秋寒云续收”。书衣左下角钤“乾隆年仿澄心堂纸”朱文长方印。扉页有高丽女子吴孝媛题签云“宋刊东京梦华录十卷”,署“高丽女史吴孝媛”。其背面左下角钤“宣德二年内造库纸”朱文二行。卷四末页之下半页被割去一半,疑原有刻书牌记之类的明证,割去之意在于造伪充宋本,以抬高其身价。

此本旧藏东吴毛氏,书中钤有“斧季”、“汲古主人”、“毛”“晋”、“宋本”、“东吴毛氏图书”、“毛扆之印”等印记。毛晋误定“宋本”,黄丕烈跋中已对毛氏藏此书“宋版”之说提出质疑。

1915年8月,袁克文从海王邨文德堂购得此书,卷末袁氏题款云“乙卯八月获于日下海王邨文德堂书肆。寒云。”题名下钤“寒云如意”朱文方印。袁克文沿袭毛氏之误,认为“以汲古主人鉴别之精当,不至轻钤‘宋本’之小印”<sup>②</sup>,误题“宋版”,当予纠正。袁克文晚年,将此书转让南海潘宗周宝礼堂<sup>③</sup>。建国后,潘氏后人潘世兹将宝礼堂藏书捐献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日本静嘉堂文库亦藏有元刻本,为明顾元庆旧藏。1929年11月,傅增湘曾经寓目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并借校袁克文旧藏本<sup>④</sup>。傅增湘另藏有明代翻元刻本者,为明弘治十六年(1503)刊本,其行款版式与元刻本全同<sup>⑤</sup>。明弘治十七年(1504)亦刊有此书,半页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与元刻本不同。国家图书馆藏潘承弼旧藏明弘治十七年公文纸印本,其卷十末有阴文题字一行“弘治甲子年重新刊行”。其行款与黄丕烈提及之吴枚庵手校宋本行款相同,因疑明弘治十七年本源自宋刻本。潘承弼误以此弘治十七年重刊本为最古之本<sup>⑥</sup>,当是未见元刻,亦未见弘治十六年翻刻本。

①《尧圃藏书题识》卷三,第193页。

②《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65页。

③《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336页。

④《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五,中华书局,1993年,第398页。

⑤《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第365页。

⑥详见书中潘承弼跋文。

## 九、明弘治刻本《司马温公经进稽古录》跋

《司马温公稽古录》二十卷，明刊最善之本，宋槧外当推此刻。卷中缺叶皆菟翁手自影写，尤为精好。册首小像系张氏自宋槧《挥麈录》卷首孙子潇所绘菟翁像临出，须眉神态不稍异，亦能手也。丙辰五月既望记于西苑流水音。棘人袁克文。（钤有“八经阁”蓝色方印。）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及《目录》、《考异》之后，又有《举要历》、《历年图》、《百官表》等。其中《历年图》仍仿照《资治通鉴》，起于三晋，终于周显德。《百官表》则上溯伏羲，下迄宋英宗治平末年，综论历朝治乱兴衰。《历年图》、《百官表》合为一书，名《稽古录》。

南宋朱熹颇为重视司马光此书。《朱文公语录》云“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又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朱熹不仅重视司马光此书，并且曾经重刊此书。《朱文公与郑知院书》云“熹向在长沙尝得温公《稽古录》正本，别为刊刻，殊胜今越中本”。知司马光《稽古录》成书之后，先后至少有两种刻本，即初刻越中本、二刻朱熹长沙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云：“其表云……盖元祐初所上也。此书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越本《历年图》诸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明确指出《稽古录》初刻于越，即称“越本”；再刻于潭，即“潭本”。潭即潭州，宋代潭州治所长沙，故朱熹在长沙所刻之本，疑即陈振孙所说的“潭本”。两刻正文次第有所不同，越本汇聚诸论于一卷，而潭本则分系于各代之后。

今越本、潭本皆不传世，亦未见藏书家著录。目前传世较早的刻本即此明弘治十四年（1501）杨璋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卷端题“司马温公稽古录卷之一”，“经进”二字之间空一字格。卷首有明弘治辛酉国子司业黄珣“新刊司马文正公稽古录序”，称孝感杨廷宜璋得于沁水李叔渊家，捐貲镌梓。次“朱文公与郑知院书”，次司马光“进稽古录表”，次目录。卷二十末有弘治辛酉杨璋“稽古录序”，云“幸遇同寅君子沁水李公叔渊而获此书焉。李公之意亦璋之意也，遂命工镌梓，并为之序”。末署“弘治辛酉孟春吉旦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孝感杨璋谨书”。卷首还有张蓉镜临摹自宋刻《挥麈三录》册首的孙原湘绘黄丕烈小像。

此明弘治刻本中“臣光曰”诸论多系于各代之后，据《直斋书录解题》，当源于潭本。另有明嘉靖本，已印入《四部丛刊初编》，其史论亦在各卷之后。卷首先是“进稽古录表”，“朱文公与郑知院书”在其后，与弘治本次序不同。清同治六七年间，刘履芬曾据弘治本手抄一书，并录叶万、黄丕烈题识、钱泰吉校跋。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无格。清嘉庆十年（1805）张海鹏照旷阁刊行《学津讨源》丛书，收入此书。清咸丰初年，钱泰吉曾比勘弘治刻本与张氏

照旷阁本,各有出色之处<sup>①</sup>。

刘氏抄本卷首为弘治辛酉(1501)黄珣“新刊司马文正公稽古录序”,次弘治辛酉杨璋“稽古录序”,次司马光“进稽古录表”,次“朱文公与郑知院书”,次目录,次正文。此与袁克文旧藏弘治本杨璋序在册末不同。汉以后,“序”列于书首。杨璋之文即为“序”,应当在卷首;而袁氏旧藏本杨璋序在后,疑为后人重装之误。

此本曾经清叶树廉、黄丕烈、张蓉镜、陆树声等名家递藏,并有钱大昕、朱为弼、蒋因培等人经眼题款。册首有叶树廉、席鉴、张蓉镜题签。书中叶、黄二人跋语,傅增湘已录出<sup>②</sup>。1916年5月,袁克文购入此本<sup>③</sup>,并手书跋语。此时,其父袁世凯刚刚故去,因署名曰“棘人袁克文”,并钐蓝印。1918年,此本入藏周叔弢自庄严堪。缪荃孙亦曾经眼。今书中钐有“叶树廉印”、“朴学斋”、“石君”、“万经”、“归来草堂”、“堯圃”、“士礼居藏”、“蓉镜私印”、“张伯元别字芙川”、“小瑯嬛福地张氏收藏”、“定球审定”、“芙初女士姚畹真印”、“婉芳女士”、“芙初女士姚畹真印”、“双芙阁”、“蓉镜珍藏”、“小瑯嬛清閤张氏藏”、“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克文之鉢”、“臣印克文”、“上第二子”、“抱道人”、“寒云主人”、“抱存”、“八经阁”、“三琴趣斋”、“周暹”、“艺风审定”等印鉴。

#### 十、宋刻两汉《会要》跋

《西汉会要》宋刊残帙,存卷第十三之十九,凡七卷。印本虽稍漫漶,尚无元明补板,书衣、题签皆元时之旧,与予所藏元国子监崇文阁藏《册府元龟》、明洪武朝天官进到《云山集》两书签衣、题字皆相类。《册府元龟》衣背有元官书长印;《云山集》亦原装未损。故可考知此书之衣亦元时故物。重为修整,因并记之。寒云。(下钐“双莲华菴”朱文方印。)

《东汉会要》目录及一、二、三,三卷,刊印装潢与前得《西汉会要》残本了无异别,则此书合刊于宋,合印于元。自清内阁归图书馆,为人窃出,流入厂市,遂并购之。书中宋讳多不缺笔,惟“桓”作“亘”耳。丙辰(1916)二月二十九日寒云。(下钐“克文之鉢”白文方印。)(图见封二)

《西汉会要》仿照《唐会要》之体,取《汉书》所载典章制度见于纪、志、表、传者,以类相从,分门编载;其无可隶属者,又依唐苏冕旧例,以《杂录》附之。是书分十有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对研究西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有一定参考价值。宋嘉定四年(1211),《西汉会要》七十卷著成,时任抚州教授的徐天麟将《西汉会要》具表进呈朝廷。其后徐天麟官武学博士时,又著《东

①详见国家图书馆藏刘履芬抄本中过录钱泰吉跋。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第198-199页。

③《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63页。

汉会要》四十卷,体例与《西汉会要》相同,其所列亦十五门,分三百八十四事。《西汉会要》不加论断,而此书则沿用苏冕《驳议》之例,间附以案语,或杂引他人论说。

《西汉会要》进呈四年之后,由建宁郡斋钁梓刊行,传之于世。现存较完整的一部藏上海图书馆。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如余岩、范云、范志、连于、叶涣等人。卷端题“西汉会要卷第几”,次行题“从事郎前抚州州学教授臣徐天麟上进”。其卷首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李湛序云:“湛闻徐氏《西汉会要》久矣,兹辱奏院公贻书,此其介弟总干所传录经进别本,俾刊于郡斋,嘉定乙亥春巨野李湛书。”据《康熙建宁府志》,宋嘉定年间,李湛任建宁知府。

《西汉会要》刊行十年之后,即宝庆二年(1226),《东汉会要》亦由建宁郡斋梓行传世。其行款与《西汉会要》相同,版心上计字数,下镌刻工姓名,如丁和、占明、共文、余秀、余武、余嵩、吴元、吴圭、胡明、翁正、陈元、陈至、陈明、华文、庄奉、刘生、刘右、刘永、刘洪等人。涵芬楼旧藏有此书同版,其卷首宋宝庆二年叶时序云:“唐治不过两汉。唐有《会要》,汉乃阙而未备。武学博士徐君仲祥汇集两汉事,各为《会要》一书。《会要》有书,则两都之制度典章散在纪传表志间者,皆易于参考,既于治道不为无补,加惠后学,亦非鲜浅。前郡侯已刊《西汉会要》于郡斋。逾十年,东汉事会粹始就。仲祥父子伯仲,俱刻意史学,各有书行于世。仲祥此书,尤有益于世用。其用志亦笃矣,并钁木以广其传。宝庆丙戌良月朔古栝叶时书。”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收录《两汉会要》,两书均出自抄本。据《四库全书总目》,《西汉会要》七十卷为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东汉会要》四十卷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四库馆臣可能未见宋刻本,《四库全书总目·东汉会要》云:“其书世所传者皆据宋本传抄,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阙,三十六、三十九两卷亦各佚其半。无可考补,今亦并仍之焉。”

此袁克文旧藏宋刻《西汉会要》与《东汉会要》均为蝴蝶装,尚存宋代装帧旧式,弥足珍贵。曾为元代内廷官书,后入明代晋王府敬德堂,书中首页钤有“晋府书画之印”,尾页钤有“敬德堂图书印”、“子子孙孙永保用”等印记。1916年元月,袁克文先购得宋嘉定八年建宁郡斋刻《西汉会要》残本七卷。书中钤有“臣印克文”、“上第二子”、“佞宋”、“双莲华菴”、“流水音”诸印记。1916年3月中旬,袁克文又购得宋宝庆二年建宁郡斋刻《东汉会要》三卷<sup>①</sup>,即卷一至卷三。卷端题“东汉会要卷第一”,次行题“奉议郎武学博士臣徐天麟上进”。钤有“克文之鈐”、“臣印克文”、“佞宋”、“上第二子”、“寒云庐”、“双莲华菴”等印鉴。袁克文晚年,将两汉《会要》转让潘宗周宝礼堂<sup>②</sup>。建国后,潘

①《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57、160页。

②《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242-243页。



氏后人潘世兹捐献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 十一、宋刻《京本增修五代史详节》跋

《五代史详节》十卷,为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一。传世者多元明刊本,惟天禄琳琅有宋巾箱本。其标题,各史不同,或曰“诸儒校正”,或曰“东莱先生校正”,或曰“校正诸史”,皆自成一书。其中五代史标曰《校正五代史详节》,与此本标“京本增修”者异。此本刊刻精严整洁,楮墨尤为沉疴,确是南宋坊本之首选。虽经删节,非欧阳氏之完书,而未见著录之秘刻,亦当跻百宋之上乘。乙卯十一月初六日寒云记于三琴趣斋。

此书是南宋建阳等地书肆为迎合士子应试而刊行的帖括之书。在书名前冠以“京本”之类字眼,目的在于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增加卖点。现存“京本”尚有《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礼记》、《京本点校附音春秋经传集解》、《京本校正音释唐柳先生集》等<sup>①</sup>。

此宋刻巾箱本《京本增修五代史详节》为《十七史详节》之一。《四库全书总目·史抄类存目》收入《十七史详节》,并云“题宋吕祖谦编”。吕祖谦《十七史详节》初见於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在此之前的《宋史》吕祖谦本传未见提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等均未见著录。书中诸史题名各异,“或称‘东莱先生增入’,或称‘东莱校正’。而两《汉书》及《新唐书》则标为‘诸儒校正’,体不画一”<sup>②</sup>,故疑为坊间书肆托名之作。

《十七史详节》中“五代史”题为《东莱校正五代史详节》,而此本易“东莱校正”为“京本增修”,当是坊间为牟利而为之。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一字,细黑口,四周双边,左栏外有书耳,记纪、传篇名。版心书名题“五代史几”、“五代几”、“代几”。其卷首有北宋陈师锡序,序后为“五代世系图”,其次“五代分据地理之图”。卷端题“京本增修五代史详节卷之一”。每卷篇名均加黑鱼尾,史论亦同。行间遇国号、庙号、年号均黑地白文,间有用括弧或圆围者。眉端标注重要辞句。文中有朱笔点校,黑鱼尾提行,建本风格。书中有弦、殷、胤、贞、讓、郭等讳字缺末笔避讳,知此书当刊在宋孝宗之后。

此本为明永乐间南昌袁忠彻(1376-1458)旧藏,钤有“南昌袁氏”、“忠孝世家”、“瞻衰堂”三枚白方印。后为邓邦述群碧楼收藏,书中有“邓印邦述”、“群碧楼藏”、“群碧楼”等印鉴。1915年11月袁克文购得此本<sup>③</sup>,并于书中钤有“寒云小印”、“寒云如意”、“侍儿文云掌记”、“后百宋一廛”、“与身俱存亡”、“惟庚寅吾以降”、“寒云鉴赏之鈐”、“寒云庐倦绣室温雪斋同鉴赏”、

①傅增湘:《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下,第1027页。

②《天禄琳琅书目》,《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第150页。

③《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古籍善本经眼录附录·寒云日记》,第153页。

“寒云秘笈珍藏之印”等印鉴。袁克文晚年,将此书转让潘宗周宝礼堂<sup>①</sup>。建国后,潘氏后人潘世兹捐献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 十二、元至正刻本《通鉴总类》

《通鉴总类》原二十卷,宋沈枢撰。嘉定中刊于潮阳,元至正癸卯复刻于苏州。行格皆同,惟元刊版心无字数,书中有圈句耳。此残本当即嘉定原刊。潮阳僻处海隅,故刊刻不甚精严。讳字多有不避,而字体浑整,绝非元刊必矣。卷中偶有补叶,亦结体方健,当出于宋末元初间也。乙卯九月寒云。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集历代治乱兴衰于一书,一千三百多年之事,了然在目。然士人多嫌其浩繁而不能通读。因此后人多有节略、释读之书问世,如江赞《少微通鉴节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陆唐老《增节音注资治通鉴》、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等。沈枢《通鉴总类》亦其中之一。

据《安吉州志》,沈枢字持要,德清(今浙江湖州)人。绍兴间进士,官太子詹事光禄卿。谥宪敏。沈氏撷取《资治通鉴》所载君臣、人物、功业、论议、筹谋、制作等,各以类聚,条分缕析,分为二百七十馀门,编次成书。此本卷首嘉定元年(1208)楼钥序云:“《资治通鉴》,不刊之书也,司马公自言精力尽于此书,而士夫鲜有能遍读者……故詹事光禄沈宪敏公,少而嗜学,晚益不倦,扬历中外,入从出藩,年登九秩,神明不衰。素无声色之奉,形清气和,望之如神仙然。既挂衣冠,向来功名政事付之昨梦,而笔力劲敏,不减少年书生。取司马公所著,各以事类编之,为二百七十一门,首曰治世、曰知人,终曰辩士、曰烈妇,而后自战国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馀年之事,汇聚胪分,粲然易见,繁词细故,悉删去之。古所谓耄期称道不倦者,见公之谓乎!公之季子守潮阳,欲镌板以广其传,以承先公之志,俾钥序之。钥晚出试郡永嘉,实守萧规以自免于戾。荷公忘年定交,知予甚厚,又与公之子都官泊永州昆仲游,为书卷首,以示后之君子,使知前辈之学问云。嘉定元年仲冬朔旦四明楼钥序。”从序中知此书为沈枢年高辞官返乡后撰成。楼钥与沈枢成忘年之交,在其官永嘉(温州治下辖县)时。据《宋史·楼钥传》,楼钥于孝宗淳熙年间出知温州。其作序之时嘉定元年沈枢已经故去,距其官永嘉之时已二十馀载。沈氏季子守潮阳时,为成先公之志,将此书镌版梓行,流传于世,并请楼钥为之序。即此嘉定元年潮阳刻本,是为《通鉴总类》初刻之本。

元至正年间,此本流传日渐稀少,浙江行省重刊,周伯琦《通鉴总类叙》云:“宁宗朝詹事沈宪敏公潜心史学,以引年馀力,摭《通鉴》所载君臣、人物、性行、功业、论议、筹谋、制作事为各以类聚,条分贯秩,为门二百七十有一……是书镌梓于潮阳,数千里之外,世亦罕见。今江浙行中书省左丞海陵蒋公德明

<sup>①</sup>《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178、209页。

分省于吴,偶购得之,遍阅深玩,嘉其编次,有益于治意。谓积岁弗靖,兵燹所被,无不荡然,非广其传,必致泯没,遂命郡庠重刻之,以行于世。而都事钱君逵请予文,以表章之……至正二十三年岁在癸卯秋七月既望,前太史知制诰鄱阳周伯琦叙。”知浙江行省左丞海陵蒋德明守吴郡时,偶得潮阳刻本,惜其罕传,故令郡庠重梓行世,此即至正二十三年(1363)刻本。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著录此书同版,并云“元至正癸卯复刻于苏州郡庠,前有周伯琦序”。即是说此书在铁琴铜剑楼时,周序尚存,今周序已佚。国家图书馆藏杨氏海源阁旧藏之本与此同版,《楹书隅录》误以为“此本犹是嘉定初宪敏季子守潮阳钺板之原帙”<sup>①</sup>。《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著录此书三部宋刻<sup>②</sup>,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亦著录此书宋本,云:“宋潮阳刻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线口,板心刊门类,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平江张俊刊、夫、陈仁、王、赵、可、原。)嘉定七年楼钥序。”<sup>③</sup>然据版心刻工“平江张俊”,平江即元平江路(今苏州),正是重刻之地,即此亦足以令人怀疑这是至正平江路重刻本<sup>④</sup>。也就是说,此数部所谓“潮阳刻本”实为元至正二十三年刻本。

袁克文旧藏此残本卷四,亦与前数部同一版本,即元至正二十三年吴郡庠刊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四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卷首题“通鉴总类卷第四”。版心下镌刻工有芦显、元、傅、夫、可、赵等。袁氏本周叙脱,书衣有袁克文朱笔题签云“通鉴总类,宋刊。后百宋一廬重装”,卷末跋语误定此本为“嘉定原刻”。书中钤有“臣印克文”、“上第二子”、“佞宋”、“寒云鉴赏之鈐”、“与身俱存亡”、“后百宋一廬”、“寒云秘笈珍藏之印”等印鉴。袁克文晚年,将其转让南海潘宗周宝礼堂。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目》著录云“《四库提要》称‘嘉定中钺版,潮阳楼钥为之序’,此为宋刻,殆即潮阳刊本”<sup>⑤</sup>,亦误题宋刻。建国后,潘氏后人潘世兹捐献国家,入藏今国家图书馆。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楹书隅录初编》卷二,《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第458页。

②《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第476-477页。

③《文禄堂访书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④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第五章《文献的版本·版本鉴定》,中华书局,2001年,第148-149页。

⑤《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236页。



東漢會要目錄及一二三三馬刊印裝  
潢與前見西漢會要殘本了無異  
別此書合刊於宋合印於元自清內閣  
歸圖書館為人竊出流入版市遂  
并購之書中宋諦多不缺筆惟桓  
作巨耳西歷二月二十九日寒露



文見第 131 頁

九行本隋書惟四庫簡明日錄註本有之且謂  
左錄外有篇名後有無名氏序及天聖二年云  
四行有明補之本云此書左欄有耳並有補版常  
即簡明日錄所謂之宋刊惟卷尾已殘故序及  
題已並失之己卯六月二十三日燈下寒露記



文見第 124 頁

後翁尊先夫人執事今秋判襁曉過三秋寒月一眉照  
君顏色相思不見我夢汝仍近誰  
安枕門  
歡承懷帶部征衣而娛  
張眼拋手版而接  
壽觴遂林泉高而心博  
秋履優游之樂臨風健羨任下懷弟承之後塵已  
將半載毫無達白報答知交午夜初心實呼負

董稚翁七月到省一次憲意不甚淡洽似留此席以  
待遺缺秦君棘園已撤公務訪問張君建勳居於復  
舊楊中丞風塵物色即歸山為舊賓壁不虛真堪  
佩服奉月二十日閣外羽書報捷據提帥西開九月初  
三日李叛將為奮武營哨真披山擒獲已由統領陳顯西  
解到太原大營矣捷音一到合省有以版於以李逆輕捷  
外藩久稽  
天討幸仗

國家威德元老壯猷先破其者豈是崇樞戰蓋魚已成  
窮蹙之勢今幸  
天網先得生擒固足慰  
聖主宵旰之心仁恩寬厚有漏卮之安不此庫供告區  
仰慶興隆乞獨都封事多推傳真不知何可底止矣  
特此布聞如請  
侍友張振  
台照小黃博家初可  
日前可寄信已  
也

文見第 144 頁